



走进弗吉尼亚·伍尔夫 的经典创作空间



吕洪灵 著



人民出版社



走进弗吉尼亚·伍尔夫 的经典创作空间



吕洪灵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文霞

封面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创作空间/吕洪灵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2812-2

I. ①走… II. ①吕… III. ①伍尔夫,V.(1882~1941)-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7660号



走进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创作空间

ZOUJIN FUJINIYA WUERFU DE JINGDIAN CHUANGZUO KONGJIAN

吕洪灵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239千字

ISBN 978-7-01-012812-2 定价:4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王守仁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我熟悉和喜爱的作家。早在上大学时学习她的《邱园记事》，文中关于植物园里绚丽色彩和摇曳光影的描述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读意识流小说《达罗卫夫人》，她那纵横驰骋的思绪、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观察，让我体验到阅读英文的愉悦。在我讲授的英国文学课上，她的批评文章《现代小说》是学生的必读篇目。我撰写过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均辟有专门章节讨论伍尔夫，可以说，我对伍尔夫的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阅读了吕洪灵教授的书稿之后，我感觉到有必要进一步去深入认识伍尔夫，同时也体会到经典作家作品具有被重新阐释的巨大空间。

伍尔夫作为 20 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女作家，在国内引起许多学者关注，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但突出的研究都集中在她的现代主义小说和女性主义思想方面。作者的研究范围并不局限于《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等意识流小说，而是扩展到她的全部小说；在章节安排上，用同样的篇幅讨论过去被人忽视的现实主义作品《远航》、《夜与日》、《岁月》、《幕间》和传记小说《奥兰多：一部传记》，

呈现出伍尔夫小说创作的全貌,研究工作系统而全面。

吕洪灵教授自读博期间就开始对伍尔夫进行专门研究,多年的学术积累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使得提出具有自己独创性的见解成为可能。本书对伍尔夫在不同时期的10部文学作品和3部影视改编剧逐一研讨,展示了伍尔夫对于成长小说、旅行叙事、传记写作等传统叙事模式的继承、颠覆与超越,分析了她对殖民、自然、生存、性别、身份等具有当下意义议题的认识,其中关于《雅各的房间》中服饰时尚的隐喻、《达罗卫夫人》中消费与赠礼行为、《弗拉希:一条狗的传记》中故事空间与意义建构的论述都很有新意,表明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有创新和突破。

吕洪灵教授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对文学作品表现出很强的感悟力。本书采用的理论视角包括后殖民批评、生态批评、大众消费文化理论、空间批评、接受理论、影视艺术批评等。对这些理论,作者并不生搬硬套,而是从中获得启迪,结合文本细读,进行个性化分析。她广泛阅读相关论著,特别是研读英文原著,梳理和选择资料,认真思考,从理论层面进行建构,做到既立足于文本,又不固囿于文本,阐释得当,观点令人信服。如在解读《雅各的房间》时指出:“伍尔夫在这部小说中抓住生活的种种意象和片断,从外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似喃喃自语般地描述瞬间的印象和感受。”在《弗拉希:一条狗的传记》中,“每一次的故事空间的转换皆以‘自由’这个核心词为中轴。”正是在对具体文本的思辨性解读过程中,新意迭出,展现了作者独到的学术见解和扎实的学术功底。

伍尔夫文学创作的经典性来自于作品的多重阐释空间,文本的经典性取决于其可阐释空间的大小,可阐释的维度越多、越广阔,则经典性越强。作者从多个层面、不同的视角解读伍尔夫的小说文本,实现了对其作品经典性的重新阐释,揭示出伍尔夫作品中

蕴含的多元性和经典作品的特征,为经典重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吕洪灵教授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曾先后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她勤奋好学,学风严谨踏实,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本项课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以及江苏省社会科学项目的资助。由于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显著成绩,她入选了南京师范大学青年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我为她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也祝福她不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2012年12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驶向经典	25
第一节 《远航》:自然与殖民的双重统治逻辑	25
第二节 《夜与日》:空间、行动与自我的追寻	46
第三节 《雅各的房间》:服饰时尚的隐喻	64
第二章 经典的灯塔	83
第一节 《达罗卫夫人》:消费与赠礼行为	83
第二节 《到灯塔去》:回忆的再现与认知	105
第三节 《海浪》:性别与身份问题解读	124
第三章 戏谑的经典	142
第一节 《奥兰多:一部传记》:史实与虚构的姻缘	142
第二节 《弗拉希:一条狗的传记》:故事空间与意义建构	158
第四章 经典终曲	179
第一节 《岁月》:成长小说的突围	179
第二节 《幕间》:对艺术接受的思考	197
第五章 经典小说与影视改编	213
第一节 《到灯塔去》:1982年	217

第二节 《奥兰多》:1992 年	231
第三节 《达罗卫夫人》:1998 年	244
结 语	257
参 考 文 献	262
索 引	277
附 录 国外伍尔夫小说研究论文汇总(2007—2011)	279
后 记	296

绪 论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①(1882—1941年)是个喜欢写作的女人。她为创作而痴狂,为文字而沉溺。她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人,却也是流落于尘世的书写者、不同凡响的幻想家。幻想的神力将勃发的创作激情与紊乱的精神状态微妙却又残酷地结合到她的身上,和诸多禀赋超群、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们相似,虽然不乏躁狂不免抑郁,但艺术灵感的捕获是他们生活的一种安慰,于伍尔夫而言,文字成就了她存在的一种意义。

写作是伍尔夫的事业,是她一种极具个人化的生存方式,她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可以像那些“有雄心的作家”那样为了自己而写作,而不用曲意迎合市场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写作是她的生命,每一部作品的创作对她都犹如一场与病魔抗争的过程,她兴奋、紧张、颓丧、自信,她头疼、幻听、厌食、自杀。写作给予她生的乐趣与苦痛,她沉湎其中不愿也无法自拔。写作是她的处世之道,她藉此与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友人们争论,向好友们表达深情厚谊,向世人展现她的存

^① 国内对 Woolf 与其作品的译法并不统一,本书在引用时基本采用原引文中的译法,在本书的行文中,Woolf 译为“伍尔夫”。

在。写作是她的追求,她写了很多,她想探究生命的意义,追寻意义的瞬间;在一部又一部的写作计划中,她想让自己的作品有所突破,同时包容下诸多的主题。作为作家,她成功了,即便是在灿若繁星的男性作家中,她的名字也并不难寻见。人们说:“弗吉尼亚·伍尔芙是位伟大的作家,是我们时代的荣耀,她从未发表过一行不值得阅读的文字。”^①甚至,有人将她与威廉姆·莎士比亚比肩:“也许你觉得弗吉尼亚·伍尔芙和莎士比亚不能相提并论,你有可能错了。在20世纪90年代,无论何时如需与莎士比亚同时出现一位‘经典女作家’,那都是伍尔芙……”^②

弗吉尼亚·伍尔芙:经典作家,偶像人物,她的作品广为人知,影响着一拨又一拨的读者和作家;她的文本反复地被再版或重新编辑付诸印刷,她的代表作也已被相继改编成影视作品。图书馆里、学院内、涂鸦墙上、商店里出售的杯碟上,……她的形象在高深的学府、在欧美的流行市场时常映入你的眼帘。谁成就了经典而偶像的伍尔芙?现象的根源自然在于她的作品,在于她所写下的约30部长短篇小说、4卷论文集、近4000封书信和30卷日记。它们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藏品、当今诸多读者手中的宝卷、文学研究者的钟爱。

伍尔芙创作的多样性和个性魅力让我们想到,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经典的研究日趋个性化,表现出与传统研究不同的特征。传统研究往往是建立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寻求文本共性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乐于把作家归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等流派之中。然而,相较于其他学科,文学为我们提供的更多是一种审美欣赏,是不可重复的具有个性的

^① 语出 Katherine Anne Porter, 转引自:“Virginia Woolf” in *The Voyage Out*, Virginia Woolf,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0, p.VII。

^② Brenda R. Silver, *Virginia Woolf Ic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211.

审美表现。如今的文学研究注重文本细读进行个性化的分析,这对于揭示作家的独特性颇为有益。所以本书的任务无意于将伍尔夫归纳为某一个流派某一个主义的作家,而是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在与经典的对话中,追寻她不可重复的艺术个性,探究其广阔的可阐释空间,对文学经典的丰富意义进行再认识。

伍尔夫研究与传播的历史已经为伍尔夫及其作品的可阐释性做出了一种说明。自1932年温妮弗雷德·霍尔特比(Winifrid Holtby)出版的第一部有关伍尔夫的专著《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部评传》(*Virginia Woolf: A Critical Memoir*)以来,为数众多的评论专著与论文从不同的研究角度与立场,对伍尔夫的创作与思想进行阐释,这些成果无疑是对伍尔夫经典性的一种探求,同时也是对其经典性的一种佐证。据英国伍尔夫研究专家简·葛德曼(Jane Goldman)的总结与划分,伍尔夫批评趋势与潮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伍尔夫同代及20世纪40年代:创新、实验性与印象主义研究;50、60年代:哲学、心理学与神话研究;70、80年代:女性主义、双性同体、现代主义与美学研究,80年代尤以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性/文本政治研究为盛;90年代至今:女性主义、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伦理学研究。^①

细究一下这段历史,伍尔夫的地位与影响在不断的起伏之中。同时代的作家、批评家们、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们,如E.M.福斯特、克莱夫·贝尔、伦纳德·伍尔夫等人在她创作期间或出版作品之

^① 参见 Jane Goldma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23-136.

后都会及时给予她中肯的评点和鼓励,而 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的批评家 F.R.利维斯和他的追随者则将伍尔夫当做“阶级敌人”^①,致使她声名一度受损。利维斯宣扬文学的“道德严肃性”(moral seriousness),认为伍尔夫所在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流于轻浮。他在《伟大传统》一书中以道德要义(moral substance)和兴趣关怀(interests)为基准,将简·奥斯丁、乔治·爱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和 D. H.劳伦斯尊为真正的大家。他还充分利用《细查》(Scrutiny)和《鹈鹕英国文学指南》(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为迈尔斯(L.H.Myers)等作家扬名立万,排斥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成员的作品。布拉德布鲁克(M.C.Bradbrook)在发表于《细查》上的文章中也对伍尔夫苛言相向,说她是“很糟的作家”^②。他们的权威身份和评断影响到后人对伍尔夫的接受,以至于安吉拉·卡特都要强烈否认自己和伍尔夫的联系。不过,也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她的小说《岁月》在美国成为最畅销书,伍尔夫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同一时期,伍尔夫也已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叶公超先生翻译了《墙上的一点痕迹》(A Mark on the Wall),将其刊登在《新月》1932 年第 4 卷第 1 期上并附有简短的评论。

20 世纪 40 及 50 年代,由于战争经济带来的纸张紧缺与出版萧条,以及大众对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排斥,有关伍尔夫的大众形象及其作品的学术研究波澜不惊。1953 年《一位作家的日记》(A Writer's Diary)的出版重又激发了人们对伍尔夫的兴趣,为她赢得了更多的读者。根本性变化发生在女权主义运动浩浩荡荡的 20 世纪 60 年

^① Jane Marcus, "A Tale of Two Cultures", *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Vol. 11, No. 4 (January 1994), p.12.

^② 布拉德布鲁克的《伍尔夫女士的风格》("Notes on the Style of Mrs Woolf")发表于 1932 年 5 月的《细察》,伍尔夫读后在日记里反思说:"该如何对待批评?"(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IV: 1931-1935, Anne Olivier Bell (e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82, pp.100-101.)

代。她的《自己的一间屋》等作品由于从思想文化等方面反对父权制而受到女权主义者的热捧。以赫伯特·马德(Herbert Marder, *Feminism and Art: A Study of Virginia Woolf*, 1968)为代表的研究者开始着重于她有关女性及女性创作思想的研究,将她推向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锋位置。在这一阶段,她的文学、文化地位日渐巩固。声誉卓著的《诺顿英国文学选集》曾经由于所选书目多为男性作家、忽视女性创作而受到诟病,但自1962年的第一版以来,伍尔夫一直赫然列于选集作者之中,在众多男性作家姓名闪耀之处兀自迸发着光芒。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伍尔夫逐渐成为偶像人物。1962年,美国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的戏剧《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①让伍尔夫的名字家喻户晓,尽管很多人还没有读过伍尔夫的书,不知道她的具体成就,但已然将她当做偶像般的知名人物。

根据布伦达·R.西尔弗(Brenda R. Silver)和简·马库斯(Jane Marcus)等人的梳理,伍尔夫经典作家的地位确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女权主义的推崇,伍尔夫“被作为关注妇女问题的女作家介绍给英国大众市场的观众”^②,她的《自己的一间屋》在英美成为女权主义宣传的重头文本。1972年昆汀·贝尔(Quentin Bell)撰写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两卷本传记出版,后结构主义、对话理论的兴起,还有历史产品公司(Historical Products Inc.)生产的印有伍尔夫头像的T恤,这一切都使得伍尔夫更为人们熟知。^③不过在70年代中期,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再度受到人们的抨击,伍尔夫受到牵连,出于“评论策略”,当时的学者们力图疏离伍尔夫与布卢姆斯伯里集

① 该剧由当红明星理查德·波顿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获得14项学院奖提名。

② Jane Marcus, "A Tale of Two Cultures", *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Vol. 11, No. 4 (January 1994), p. 12.

③ 参见 Brenda R. Silver, *Virginia Woolf Ic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xii.

团的关系,以维护伍尔夫的声望^①。1976年,国际伍尔夫学会在美国俄亥俄州成立,1977至1978年间,日本伍尔夫学会成立,每年一次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表明了学术界对于伍尔夫经典地位的肯定。不过,被推向经典地位、奉为文化偶像的伍尔夫高处不胜寒,1982年她百年华诞之时,美国发生了推翻伍尔夫偶像崇拜的潮流,号召让她回归“更合适她的领域——知识分子的领域”^②。1991年英国的电视系列节目《我控诉》(J'accuse)对文化偶像进行批判,写作并解说相应节目的保林(Tom Paulin)说他的目的就是要解构伍尔夫的权威地位。^③

批判与建构总是相辅相成的。1990年,《现代世界:十位伟大的作家》(*The Modern World: Ten Great Writers*)面世,该丛书是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影视纪录片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伍尔夫名列其中。而且,继《到灯塔去》于1982年拍摄成电视电影之后,她的小说《奥兰多:一部传记》和《达罗卫夫人》先后于1992年和1998年被改编为电影。也是在这期间,伍尔夫研究也更趋于学术化、组织化。1996年法国伍尔夫研究会成立,1998年英国伍尔夫协会成立,伍尔夫研究者交流的平台愈发宽广。在这一时期,伍尔夫的主要作品在中国相继被翻译出版,有关研究也在日趋深入,瞿世镜先生的《伍尔夫研究》(1988)比较具有代表性。

① 在丹尼尔·吉莱斯皮(Diane Gillespie)编辑的《千面缪斯弗吉尼亚·伍尔夫》(*The Multiple Muses of Virginia Woolf*)中,英评论家克里斯托弗·里德(Christopher Reed)撰文质疑“对布卢姆斯伯里狂轰滥炸(Bloomsbury-bashing)”的行为,并对将伍尔夫与布卢姆斯伯里分离的做法表示不满,马库斯指出这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在当时是出于评论的策略(参见Jane Marcus,“A Tale of Two Cultures”,*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Vol. 11, No. 4(January 1994), p.12)。

② Brenda R. Silver, *Virginia Woolf Ic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9.

③ 参见Brenda R. Silver, *Virginia Woolf Ic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10.

如果说 1988 年雷切尔·鲍尔比(Rachel Bowlby)的《女权主义的目的地》(*Feminist Destinations*)一书强调了伍尔夫的不确定性与多元可解读性,鲍尔比之后的研究^①又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继续深入探析伍尔夫的写作,“预示了 90 年代向文化研究的转向”^②,近 20 年以来关于伍尔夫的研究一直在经历着更为多样也更为深入的阐释与重构。例如,西尔弗在《偶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Icon*)中将人们心目中那个高高在上的伍尔夫拉回到大众文化中,把她当做偶像研究。经典之所以成为偶像,正说明经典持久的号召力与影响力,意味着经典性有时也可以和流行性划上个约等于号。如今,伍尔夫与大众文化的联系愈发紧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乐此不疲,如 R.S.考本(R.S.Koppen)于 2009 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时尚与文学现代性》(*Virginia Woolf, Fashion and Literary Modernity*)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同时,近些年的有关研究更注重探讨伍尔夫对经济文化、文学传统的认知与表现,如:艾琳·巴雷特(Eileen Barrett)等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同性恋解读》(*Virginia Woolf: Lesbian Readings*, 1997)中就女同性恋专题对伍尔夫的艺术作品和创作思想展开创新性的阐释;有研究者关注伍尔夫与五四时期中国文人的关系,如帕特里夏·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所著的《莉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卢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2003);艾米丽·布莱尔(Emily Blair)在 2007 年的专著中研究 19 世纪家庭小说对伍尔夫的影响

① 鲍尔比在 1997 年扩充了《女性主义者的目的地》的内容,增加了 5 章分析,书名改为《女性主义者的目的地与更多伍尔夫论文》(*Feminist Destinations and Further Essays on Virginia Woolf*),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Brenda R. Silver, *Virginia Woolf Ic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26.

(*Virginia Woolf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Domestic Novel*);凯瑟琳·辛普森(Kathryn Simpson)在2008年的专著中结合作品专门探讨礼物行为与市场经济在伍尔芙身上及其作品中的体现(*Gifts, Markets and Economies of Desire in Virginia Woolf*);克里斯蒂娜·阿尔特(Christina Alt)运用跨学科的视角探究伍尔芙与自然的关系(*Virginia Woolf and the Study of Nature*,2010)。当然,也有学者致力于为伍尔芙重新作传,如朱莉娅·布里格斯(Julia Briggs)在2005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内在生活》(*Virginia Woolf: An Inner Life*)不再围绕伍尔芙的社会生活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作传,而着重于伍尔芙的作品与言说来探究她的生平与创作。国内近5年来《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刊登了百余篇有关伍尔芙创作的研究文章。而且,各种类型的伍尔芙学会保持着定期召开研讨会的传统,使得伍尔芙研究一直处于渐进的过程之中。

在伍尔芙经典与偶像地位形成的过程中,学校和出版商起着宣传与加速的作用。伍尔芙的文本入选国内外各级学校的教材,成为课堂学习讨论的必需,哈佛大学等学府的英文系还专门开设过伍尔芙小说课程。她的各类作品也多次再版,表现出其经典作家的持久地位。如,企鹅经典出版社(Penguin Classics)、华兹华斯编辑有限公司(Wordsworth Editions Ltd.)、文蒂奇经典出版社(Vintage Classics)、牛津平装书出版社(Oxford Paperbacks)和马里拉出版社(Mariner Books)等知名出版社都出版或再版过伍尔芙的作品,尤其是文蒂奇经典出版社邀请自诩为伍尔芙继承人的詹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基于当年伍尔芙夫妇主持的霍加斯出版社的版本,组织编辑再版伍尔芙的9本小说,陆续于1992年至2008年间出版。在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组织翻译出版了12卷的《伍尔芙文集》,其中包括她的9本小说、随笔集《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两册版的读书笔记《普通读者》。

经典作家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家乃至大众的偶像,还在于他们对于其他作家创作的持久影响,这是他们再生的另一种途径。“经典存在着,但是他们也能重新赋予生机,被重新发现,被重新建构”^①。伍尔夫和她的作品不断地处于这种再生的过程中。她的姓名与形象成为其他小说家们创作的元素,她的文本与思想成为小说的内涵或前文本。当代作家 A.S.贝厄特(A.S.Byatt)在作品中对伍尔夫的继承与发展就很有典型性。贝厄特把伍尔夫当成一位“有用的文化标志者”^②,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及伍尔夫:《占有》(*Possession*, 1990)中有关文学的讨论提到她,《儿童书》(*Children's Book*, 2009)中也提到过布卢姆斯伯里和当时的一些文人,《寂静的生活》(*Still Life*, 1985)中的人物描写让人想起伍尔夫,小说本身也继承了伍尔夫审视妇女心理体验的传统。在《传记作家的故事》(*The Biographer's Tale*, 2000)中,伍尔夫也成为主人公的一个参照对象,而且它比《奥兰多:一部传记》有过之而无不及,档案材料、脚注、索引卡、照片都成为小说的组成要素。“贝厄特这位无论在描绘宏大宽泛还是细枝末节方面都具有超凡功力的作家,发现伍尔夫本人、作品和环境都提供了相关的恰当描述和可认知的背景,传达着赞美或蔑视,反映着伍尔夫的成名之路以及针对她和布卢姆斯伯里的批评。”^③

除了贝厄特以外,不少作家作品中都可以见到伍尔夫的身影。在玛戈·利夫西(Margot Livesey)的《消失的世界》(*The Missing World*, 1999)、艾丽斯·麦克德莫特(Alice McDermott)的《此后》(*After This*, 2006)等作品中,伍尔夫的名字和形象多次出现,并影响

^① Mihaly Szegegy-Maszak, *Literary Canon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Philology* 16, Hungary: PXP Ltd., Budapest, 2001, p.18.

^② Alice Lowe, *Beyond the Icon: Virginia Woolf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London: Cecil Woolf Publishers, 2010, p.13.

^③ Alice Lowe, *Beyond the Icon: Virginia Woolf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London: Cecil Woolf Publishers, 2010, p.22.